

生态哲学的理性升华

——黄正泉教授及其《文化生态学》述评

朱有志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黄正泉教授在其著作《文化生态学》中,善于从日常生活和学术汪洋中,凭着天赋创新性地界定或赋予自己冥冥之中感悟到的有关文化生态的各种概念和思想,并以人自己的存在为基点,阐述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和运行状态,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学体系。

关键词: 文化生态学;生态哲学;反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5)05-0009-03

Rational Sublimation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mmentary on Professor Huang Zhengquan and His Book Cultural Ecology

ZHU You-zhi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Hunan, 410003)

Abstract: In his book Cultural Ecology, Professor Huang Zhengquan established a particular system of cultural ecology. The system derived from the inspirations he got from daily life and the various researches done before, and creatively defined the various concepts and ideas related to cultural ecology, which fully reflected his percep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is also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people. The book elaborate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operating state of cultural ecology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people.

Keywords: Cultural ecology;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ti-cultural ecology

我们这个时代是生态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时代需要文化生态学对生态文明进行研究,黄正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是合为时而著。我一直读书、写书、评书,曾经读过他的《文化哲学》一书,就感觉他这个人很有正气,当然还有才气,甚至还有点邪气。

所谓正气就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他有关文化生态学的思想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一脉相承。他在《文化生态学》中将“文化”界定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就源自马克思“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论断。

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自己的概念体系与理论

基础,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新的学科要有新的概念,或者将原有的概念赋予新的内涵。黄正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首先将人、社会、文化、文化生态学、反文化生态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或赋予了新的内涵,并认为“从文化生态视域审视社会,社会是文化生态符号化的秩序系统,社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可以将这些文化划分为几个层次,即物质层面、历史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等”^{[1]59-60};社会是文化生态一种现象形态,社会不是抽象于人之外的存在,社会就是人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的存在与演化昭示着人类社会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是一个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的过程^{[1]113}。也就是社会被“关系化”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被“事

收稿日期: 2015-09-28

作者简介: 朱有志(195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哲学、农村经济、区域经济研究。

实化”为社会。“文化生态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只有文化生态的和谐才有社会的和谐”等思想非常深刻,是对马克思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

在中国学术界,对“社会”这个概念研究比较多,但真正能说清的人并不多见。可谓:“我们天天讲‘社会’,仔细思考,真不知社会为何?”^{[1]311}由于受传统哲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客观的是实在的,实在的是物质的,所以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黄正泉教授明确提出:“社会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社会是人构建起来的符号系统,社会存在的基础是文化生态。社会只是文化生态的现象形态。社会仅仅限于‘生产’则必然‘缩小’了社会的内容,社会仅仅限于‘宗教’则必然‘抽象’为观念的存在,社会仅仅限于‘科层制’则必然‘局限’于结构之中。”^{[1]312}社会不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社会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这的确是值得研究的。

中国古代文献之中很难找到社会一词,“古代中国没有出现完整的‘社会’一词,‘社’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动词’,最准确的是区域划分——社。‘社’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存在于文化生态之中。”^{[1]312}现代文化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国”一体的现象不存在了,“家”及“国”的文明道路走不下去了。现在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迈进了公民社会的门槛,黄正泉教授则认为,“在文化生态学中,社会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使用‘公民社会’概念还不如使用‘文化生态’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社会’严格地说本来就是‘公民’的,‘公民’具有政治性,‘公民社会’只能体现出社会的性质或属性,没有一种独立形态的公民社会。社会最终是文化的存在,是一个秩序系统,秩序就是生态存在。”^{[1]P316}公民社会不能成为独立的形态,这是非常正确的。

黄正泉教授有才气。翻开《文化生态学》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其实不然,我们是生活在文化生态圈中;我们知道自己要有生存的家,其实不然,我们没有家而在路上。我们行走于悬空在茫茫宇宙的星球上,…….片片思想构成精神之家,串串诗文筑造栖居之所。历史文化在悄悄隐退,中学、西学的抗辩统统逝去,文化生

态时代已经来临。只有劳作、再劳作,筑造诗意栖居的居所,生态的圣水才能洒在天上人间。”这不仅是诗意的语言,深奥的哲理,拉起文化生态舞台幕,而且具有号召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他在散文诗一般的“后记”中写道:“湘中人杰地灵,惟楚有才,然而无极而太极,泄天机之几人。几十载问学于存在,潜心倾听存在之声,又能传存在之声否?”没有几人能如濂溪先生那样“泄天机”,而濂溪先生的“太极”说已传承。黄正泉教授忧虑自己的思想“能传”否,他说“当今学问之途,入则虚无,出则忽悠,无思想之放飞,放飞亦无人唱和。”在人类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之中,的确有的思想放飞了并没有“唱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确也难有人去唱和某种思想,但我相信《文化生态学》思想既有人唱,又有人传。

黄正泉教授的才气还从他提出的文化生态和反文化生态概念体现出来。他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引发出反文化生态概念,“反”是“道”的运动特性,运动是“A是A”的关系。“反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存在状态,是文化生态存在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即‘A是A’”。他娴熟运用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等大家提出的概念,论证激荡的西方文化生态学思潮,东方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兴起,都说明了他才气盎然。他的《文化生态学》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这是他才气的表现。

黄正泉教授还有点邪气。这里的“邪气”当然属于哲学用语,“邪气”一词可以说相当灵气地表现了他在治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风格。之所以说他有“邪气”,是因为他把哲学概念和日常生活概念能“混淆”在一起。殊不知任何概念,特别是出于大学者的概念都有它质的规定性,本质规定并不会脱离日常生活,哲学要回归生活。大学者的概念有它自身的规定性,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表述,本质性概念与描述性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概念本身要有不同的理解。《文化生态学》一书中,许多概念需要体悟、领会,如反文化、反社会性、反文化生态、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生

态位、运行之道等，都是难以理解的。

黄正泉教授能够从日常生活中、从学术汪洋中，凭着天赋写出自己所想要写的、冥冥之中感悟到的、大脑之中还没有正式生成的那种概念、思想以及思想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他的邪气。比如说“文化生态环境”，他在其《文化哲学》中提出：“人类的历史是客观规律、文化生态环境和实践主体创造的矛盾运动过程。”这就是一句充满哲理，带着“邪气”的语言。他现在记不清当时写《文化哲学》时“文化生态环境”一词来自何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构成因素。20 多年前，他意识到了文化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人类的历史离不开文化生态环境。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即使在今天文化生态学还是混杂在生态文明论之中。黄正泉教授能写出这样一套《文化生态学》著作，没有一点邪气是写不出的。

《文化生态学》结构精巧、思想深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一反生态问题的常态思维，超越人与物二元结构模式，以人自己的存在为基点，阐述人与文化生态的关系，以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为轴心，阐述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以稳态延伸—文化制衡—功能耦合—本土发展，阐述文化生态的运行状态，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文化生态学体系。这没

有一点邪气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学者都必须吸收原著中的文化基因，博学多才、潜心问学，才能形成自己的邪气。只有当一种思想从“朦胧”向“清晰”转化，由“清晰”向“理性”升华的时候，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文本概念。他界定概念是凭天赋、凭着对人类思想的感悟以及自身的聪慧来的，所以我把他叫做“邪气”。反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就具有邪气，没有邪气能提出反文化生态概念吗？2014 年的湖南省哲学年会上，黄正泉教授关于反文化生态问题的主题发言，当时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理解者有之，黄正泉教授端坐主席台对大家的提问一一回答，这就是他的邪气。

在接到参加黄正泉教授《文化生态学》座谈会邀请时，我就琢磨出“正从斜里见，泉从滴中来”这一联句，连同成都武侯祠一个对联赠予他，其意既是互勉，也是对黄正泉教授做学问的支持与理解。

参考文献：

- [1] 黄正泉.文化生态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曾凡盛